

全球最畅销悬疑推理类小说
英国当代著名推理小说女作家“推理小说第一夫人”

P.D.詹姆斯 巅峰之作

头骨

THE SKULL
BENEATH THE SKIN

P.D.詹姆斯悬疑侦探小说
【英】P.D.詹姆斯◎著
杨培川◎译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头 骨

作者 詹姆斯
翻译 杨培川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头骨/(英)P. D. 詹姆斯著;杨培川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9

(P. D. 詹姆斯作品集)

ISBN 978-7-204-10717-9

I. ①头… II. ①詹…②杨… III. ①推理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9462 号

THE SKULL BENEATH THE SKIN by P. D. JAMES

Copyright: ©1982 by P. D. JAM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ENE & HEATON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INNER MONGOL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头 骨

作 者	P. D. 詹姆斯
翻 译	杨培川
责任编辑	王继雄
封面设计	张新友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717-9/1·2201
定 价	29.8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一篇	孤岛召唤	(1)
第二篇	盛装彩排	(45)
第三篇	血溅	(92)
第四篇	勇士	(121)
第五篇	月夜惊魂	(172)
第六篇	尘埃落定(真相大白).....	(213)

第一篇 孤岛召唤

第一章

毫无疑问，此次本书的人物会有所变化。寇蒂莉亚不必再让毕维斯大上午闲逛似的穿梭在拥挤的金丽大街上，透过目不暇接的货车和出租车打量那块牌匾，只为了得出一个精确的数据：这个如此精规细划而又昂贵的长方形铜器安装得不太正，歪了半英寸。因为她觉得，虽然这块牌匾的名字简单明了得不乏自命不凡和荒诞不羁，正像它歪斜的位置一样，对于一个没什么希望和缺乏宣传的企业来说，这样的广告宣传已经足够了。

普利得侦探事务所（三楼）

主人公：寇蒂莉亚·葛蕾

如果寇蒂莉亚是个迷信的人，她肯定觉得伯尼那尚未瞑目的灵魂在为那块牌匾鸣不平：牌匾上居然没有他的名字！而实际上，这个换牌匾的时间也非常有象征意义，恰恰是伯尼离开寇蒂莉亚以后。她本来从未想过要改事务所的名字，因为这样，事务所的主人依然是普利得。然而，最近客户的不断询问，以及对她的年纪轻轻和女人的身份的刁难使她越来越厌烦。客户们总说：“我们还以为所看到的普利得是位先生呢。”他们应该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事务所的主人只有一个，而且是个女的。

毕维斯在门口遇见她，帅气的脸庞现出一副悲伤的表情说道：“葛蕾小姐，

我发誓，我真的是从地面一点一点认认真真地量过的。”

“我知道。是那条路不平。这不能怪你，是我的错，我们本来应该买一个水平仪的。”

但是她一直在极力地节省开支，他们的钱少得可怜，只能每周从那个旧烟盒里取十英镑来用。那个烟盒是从伯尼那里继承来的，印有日德兰半岛战争的图案。盒子里的钱不知怎么就流水似的溜走了，好像也没觉得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开支。对于她来说，要接受毕维斯的保证实在是太容易了，毕维斯说，除了打字以外，他也很擅长装修一类的工作。但她忘了一点：对于毕维斯来说，他自己想要做的工作总是不很适合他。

毕维斯说：“如果我闭上左眼，脖子稍微歪一歪，这个牌匾看起来就好多喽。”

“可是，毕维斯，我们并不是总能遇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歪着脖子的客户呀。”

毕维斯的表情一下变得极度绝望，简直就像听说了原子弹爆炸的消息。看到毕维斯的反应，寇蒂莉亚有一种奇怪的欲望，想要安慰一下他的不称职。她越来越觉得她完全不适合当老板，因为当老板最不应该有的情绪之一就是像现在这种对员工感受的过度敏感，甚至带有似有若无的罪恶感。现在这种状况更让她感觉不安，因为严格地讲，毕维斯和梦德思莉小姐并不直接受雇于她，他们都是从菲力劳务中心雇佣来的星期工。他们所做的工作都没有什么竞争性，可以随叫随到。他们忠厚老实，尽职尽责又很守时，且对寇蒂莉亚忠心耿耿，只要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一定会把自己的秘书辅助工作做得很到位。这些都愈加使寇蒂莉亚感到焦虑，因为她知道，事务所的破产不止对她自己，对毕维斯和梦德思莉小姐也同样是个不小的伤害。

如果事务所倒闭了，梦德思莉小姐定会感到异常痛苦。她曾有一个六十二岁慈眉善目的教区长哥哥。可自从他死后，她只能靠养老金在南肯辛顿区的一处起居兼卧室的小屋子内生活。她的出身、年龄，无所事事以及老处女的身份使她成为众多人的笑柄。然而，在伦敦这个弱肉强食的地方，毕维斯凭借他还算过得去的吸引力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对他这个一刻也静不下来的人的委婉描述：他像是个在闲暇时间做打字员的舞蹈演员，总是坐立不安地坐在椅子上，脚尖着地不停旋转，手指张开，眼睛瞪得又大又圆，摆个准备起飞的姿

势。他曾被一所不知名且已不复存在的秘书学校认同，一分钟可以打三十个字。寇蒂莉亚认为，即使是做个干零活处理小事的人，毕维斯也不能胜任。

毕维斯和梦德思莉小姐相处得十分和睦。寇蒂莉亚本以为聊天的焦点多会集中在这两个性格不同的外籍居民对世界的不同认识上，可出乎意料的是，谈论的多数话题都集中在关于打字不娴熟的问题上。有时，毕维斯倾诉了他在家庭和事业上遭受的苦难，其中还夹杂着大量的戏剧性的胡编乱造，有的是不确定的，有的还带点污秽字眼。梦德思莉小姐为这个她感到迷失的世界填入了她自己的无知、圣公会的神学理论、教区的道德和常识。梦德思莉仍对老板与员工间截然不同的工作气氛持保守观点，认为当外面的办公室的气氛相当和谐时，寇蒂莉亚工作的地方总显得有些神圣不可侵犯。

突然，毕维斯大叫到：“哦，天啊，是汤姆肯斯！”

一只黑白相间的小猫出现在门口，假装漫不经心地摇晃着试探的爪子，伸直僵硬的尾巴，然后欣喜若狂地颤抖了一番，像是突然看到了什么，随即迅速地冲到了邮车下，转眼消失不见。毕维斯带着哭腔迅速追赶出去。汤姆肯斯是事务所的一个败笔。它已经被一个曾经雇佣寇蒂莉亚寻找它的女子放弃。这名女子丢失的小猫黑底白花，两只白爪子和条纹尾巴。虽然汤姆肯斯完全符合丢失小猫的各项特征，但女主人一眼就认出它是冒牌货。这只猫是他们在维多利亚车站后面的大楼废墟救助的，当时它都快要饿死了，他们觉得不该这样放弃它。汤姆肯斯如今住在外层办公室的一个有点脏的小托盘上，上面有只带软垫的篮子。住的地方离屋顶很近，那里有个半开着的窗户，以便它进行夜间活动。就物资方面来说，它是一种负担，倒不都是因为买猫食所需的累计的费用——令人遗憾的是梦德思莉小姐的支出超越了收入的底线，仅由于味道的独特就为它的第一餐提供了超市里最贵的罐头。总的来说，汤姆肯斯虽然是只蠢猫，但它却能够认出罐头的标签——也因为毕维斯花费了大把时间同它玩耍，扔乒乓球，在办公室的地板上画兔子的脚，同时大声喊着：“哦，看啊，葛蕾小姐！多聪明的小动物啊！”

这个“聪明”的小动物，刚刚使金丽街的交通发生混乱，现在又和毕维斯迅速逃到了药店的后门。寇蒂莉亚猜想毕维斯和汤姆肯斯在短期内似乎都不会出现了。毕维斯结交朋友就像别人捡杂物，速度快到让人吃惊，汤姆肯斯绝对是他朋友的不二人选。当意识到毕维斯早晨的时间几乎会浪费一空时，寇蒂莉

亚意识到自己也没有前进的动力，并充满了懒懒的倦意。

她倚在门边，闭起眼，仰着脸，让自己沐浴在9月太阳少有的温暖里。使她远离街道上的吵闹声和行人的脚步声，沉浸在自己能够抵住的诱惑中。当她回过神来时，只有那块牌匾倾斜地挂在那里，像是对去世的伯尼以及他那无法实现的梦想的忠诚纪念碑。

她觉得自己应该感到欣慰，因为尽管现在事务所只是负责寻找丢失的宠物，却也正因此而小有名气。

但毫无疑问，现在事务所需要这种单子，估计也只有她们事务所接这种单子吧。而那些泪流满面、近乎绝望的宠物主人们，在领教了刑事调查局的冷漠无情后遇到这样的礼遇，自然痛痛快快地付了佣金，比寇蒂莉亚想象的还要迅速。甚至在事务所经过千辛万苦后并没有把事情办成，寇蒂莉亚不得不抱歉地跟宠物主人们摊牌的时候，他们依然毫不犹豫地照付佣金。也许这些宠物主人是被普利得的不幸死亡所打动，这也是人之常情。当然还是成功的时候多。特别是梦德思莉小姐，坚持不懈地挨家挨户询问，再加上她对猫类小动物那种加倍的同情心，已经使五六只饥寒交迫、可怜巴巴的流浪小猫重返家园了，他们的主人自然是欣喜若狂。然而，有时也有人对这些小猫小狗们表现出一种鄙夷。在抓获偷猫贼的过程中，梦德思莉小姐也试图克服自己的胆怯，她特意在星期六的早晨独自走过伦敦满是流氓的街边市场，似乎有神灵佑护着她一般，至少她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寇蒂莉亚一次又一次地想：如果伯尼知道他苦心经营的事务所现在降格到接一些这样的单子，他会怎么想？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她陷入了沉思。寇蒂莉亚突然想起那个自信的低低的声音：“一旦我们开始做，我们就掘到了属于我们的一桶金！”她很庆幸他没有看到他们掘到的金子是多么微不足道，少的多么可怜。

这时，一个轻柔又不乏威严的男声打断了她的沉思。

“那个牌匾歪了。”

“是的，我知道。”

寇蒂莉亚睁开眼。声音的发出者并不像她想的那样：比她想的要老，大概有六十多岁了吧。天气很热，他却穿着一件粗花呢的外套，很旧，但做工考究，肘处有一块皮补丁。他个子不高，但站得很笔挺，显得自信、从容，甚至可以说是高雅。这使她隐隐约约有一种警惕感，似乎他随时都可能发号施令似的，

于是令她猜测他是不是当过兵。他的头高高地昂着，灰白稀少的头发从头顶向后梳着，露出布满皱纹的前额。在他狭长而又消瘦的脸上，双颊发红，有着高耸的鼻子和宽大的嘴巴，密密的眉毛下是一双敏锐的眼睛，似乎时刻在观察着她。他的左眉略高于右眉，而且她注意到他的一个习惯：随着嘴角的动作，他的眉毛也会随之颤动。和他静立如山的身体比起来，这点儿小小的不和谐使他的脸显得有些许不安，这也使得寇蒂莉亚与他眼神交会时感到很尴尬。

“应该把牌匾正一正。”乔治先生说道。

他放下自带的公文包，从口袋中取出一支笔，一个钱包，拿出一张明信片，用他修长甚至有点儿孩子气的手指在名片的背面写着。

寇蒂莉亚接过名片一看，是一个名字—摩根，和一个电话号码。名片的背面写着：乔治·罗尔斯顿先生 英国电信 军区参谋 英国军功十字勋章获得者。

她猜对了，乔治先生的确当过兵。“但是，调正会不会很贵呢？”寇蒂莉亚问道。

“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告诉他是我给你的这个号码，他会适当开价的。”

寇蒂莉亚的心悸动一下。那个歪斜的牌匾在经过这个不速之客挑剔的眼光以后显得那么可笑。现在她看这不再是个悲剧，只是一个小花絮而已。甚至连金丽大街在她的眼里也换了色调，变得明朗起来，阳光普照下充满着生机与希望。她几乎要大笑出来了。

寇蒂莉亚极力控制住自己因激动而抽动的嘴，一本正经地说：“谢谢您。您是一个牌匾鉴赏家吗？还是只是一位大众慈善家？”

“有些人认为我是大众的祸害。实际上，我今天来是有求于贵所的。如果你就是寇蒂莉亚·葛蕾的话，难道没有人跟你说过……”

寇蒂莉亚不由自主得变得沮丧起来，刚才她居然会觉得他和其他的男客户有些不同。她替他说完了那句话：“难道没有人告诉你这个工作不适合女人来做吗？”是的，有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但事实恰恰相反。

乔治先生笑了一下说：“我想说的是，难道没有人说过你的事务所太难找了吗？这条街太乱了，好多楼的编号都不合理，该是换得太多的缘故吧，但是那个新牌匾如好好地修正一下，应该会让事务所显眼一点儿。好好弄一弄吧，现在这样不会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象。”

就在这时，毕维斯气喘吁吁地进来了，卷卷的头发被汗水打湿了，螺丝刀

也从口袋里戳了出来，他就以这样一种阳光的失败者的形象迎接了客人，而得到的只是一句“你的活干得很差劲儿”和一副根本不把他当做这个行当中的人的表情。乔治先生转头对寇蒂莉亚说：“我们到楼上去怎么样？”

寇蒂莉亚避开毕维斯的眼睛—不用想他也在翻着白眼朝天看，然后引领乔治一起爬上窄窄的油毡楼梯，穿过全楼公用的卫生间和洗漱室（她希望乔治先生不用它），进入三楼的外间办公室。梦德思莉小姐抬起头，透过打印机神情紧张地望着他们，毕维斯瞪大眼睛给了梦德思莉小姐一个警示的目光，用嘴型告诉她：“是客户！”梦德思莉猛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身子不小心一歪，手画了一个大大的叉。寇蒂莉亚把乔治先生引到了里间的书房。

坐定后，她问：“咖啡？”

“是纯咖啡还是人工合成的？”

“哦，这在你看来应该算是人工合成的吧，但也是上等的。”

“那还是喝茶吧。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印度茶。加奶，不加糖，不加曲奇饼。”

这个要求好像也不算过分，他已经习惯了先打听清楚一切东西后再提出自己想要的。

寇蒂莉亚向外挥了挥手，对梦德思莉说：“请上一杯茶。”茶上来的时候一定是用罗金汉姆杯子盛着的，这是梦德思莉从她妈妈那里继承来的，借给事务所专门用来侍奉那些比较特殊的客户。她理所当然地把乔治先生列入了这一行列。

寇蒂莉亚和乔治先生隔着伯尼的办公桌面对面坐着。乔治先生的眼睛灰黑而专注，注视着她的脸，让她觉得仿佛他是检察官一样。这突然直接而又赤裸裸的凝视使人产生一些遗憾。

“你为什么要把事务所命名为普利得呢？”乔治先生问道。

“因为这家事务所最初是由一位叫伯尼·普利得的伦敦警员建立的，我曾是他的助手，后来被他提携为合伙人。他死后，就把这家事务所留给了我。”

“他是怎么死的？”

这个问题像审问一样尖锐而又犀利，使她一惊，但她很快回过神冷静地回到：“割腕自杀。”

她的眼前又浮现出那个场景，像电影一样色彩鲜明轮廓清晰。伯尼就瘫在

她现在坐的这把椅子上，半握的右拳搭在开着的剃须刀旁边，垂下的左手手掌向上呈碗状，宛如异域生长在石滩中的银莲花，在死亡之时将花须缩成一团。不同的是那么粉红而鲜亮。她甚至还能闻到那种新鲜血液异样的甜滋滋的味道。

“他是自杀？”

他提高了声调，同时迅速瞟了一眼房间。

不用通过乔治先生的眼神，就是她自己也知道这间房子很令人沮丧。这个房间她已经和梦德思莉小姐装修过了。墙壁涂了暗黄来提亮，褪色的地毯也清洗干净了，只是地毯上干后的斑点让她想到了皮肤病的那种暗斑。窗帘洗干净后屋子显得又干净又整洁，只是太整洁了，一下子就能看出没有什么业务。屋子里布满了绿色植物，梦德思莉很擅长养植物，尽管屋里光线不足，但她自己剪枝繁育的和她在街边市场买回来的奇形怪状但又很可爱的小植物，都长得很旺盛。寇蒂莉亚依然用着伯尼的旧橡木桌子，还能感觉到他死时的场景，还能辨认出哪里是血滴，哪里是水滴，但这里的斑迹太多了。他那顶上翻檐的脏兮兮的彩带帽子还挂在雕木衣架上。收旧货的都不要它，她自己却也舍不得丢掉。有两次她都把帽子拿到后院的垃圾桶，还是不忍心丢掉它。因为她觉得这是除了牌匾上的名字之外伯尼所留下的最让人难以忘怀的纪念物了。

如果事务所最后真的倒闭了——她先不去想租约三年期满时新的租金将是多少——她想，她仍会让那顶破帽子继续被可怜地挂在那里，等待着一双未知的手用极度厌恶的态度把它扔到垃圾桶里。

茶端上来了，乔治先生一直等到梦德思莉小姐离开。他小心翼翼地把牛奶挤进茶杯，一滴接着一滴，然后说到：“我提供的这份工作可以说是身兼数职。要身为保镖、私人助理、侦查员和保姆。可以说一切事物都要归你打理。但并不是所有的事情你都要知道。”

“那就是说我要成为一名私人侦探了。”

“没错。在这段时期没有比这个称呼更合适的了。工作就是工作。虽然表面上你也许不会察觉，但你会发现最终自己也会被牵扯其中，有时是调查，甚至可能是暴力。虽然多是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但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如果让我知道我的妻子有什么危险，或是你对我构成了威胁，我绝不会再雇佣你这样的业余侦探了。”

寇蒂莉亚说：“也许你得解释一下具体要我做些什么事情。”

他喝完一口茶后皱了皱眉，看起来似乎后悔喝了。但当他喝完茶后立刻对所有事情做了清楚详细的描述。

“我的妻子叫克莱丽莎·莱尔，是个女演员。你也许听说过她。虽然她最近不怎么工作，但很多人似乎都认识她。我是她的第三任丈夫，我们是在1978年6月结婚的。1980年7月，她应邀在克罗伦斯大剧院出演麦克白女角。

这部戏要公演6个月。可在第三天晚上，她就收到了一封死亡恐吓信。从那以后，她就持续收到了类似的信件。”

他开始小口地喝茶。寇蒂莉亚发现自己正在以小孩特有的焦急目光盯着他，期待着自己的请求能够得到满足。这种安静持续了很长时间。她问到：“你说她被收到的信吓到了，是意味着信的内容含糊不清吗？这些恐吓信具体是怎样的版式呢？”

“都是印刷体。看信的字体好像是多种机器打印的。每封信的顶部都有一个棺材或小的手绘骷髅图。所有内容都引自我夫人出演的戏剧，且都和死亡有关：对死亡的恐惧，对死亡的看法以及对死亡的描述。”

对那个神圣而恐惧字眼的重复让她透不过气。而实际上，她在想象他把那个字含在口中时有着无以言表的快感。她问：“但那些恐吓信并没有真正吓到她吧？”

“她认为这些对死亡喋喋不休的谈论是恐怖的。她很敏感。好像所有演员都是这样的。他们也必须这样。这种敏感总让人觉得他们不够友好。我这里有一些她后来保存的信件，之前的几封都扔了，你肯定需要些证据。”

“咔”的一声，他打开了公文包，拿出一个硬牛皮纸材质的信封。然后从信封里找出一堆小纸条，并把它们散放在桌子上。寇蒂莉亚一眼就看出了纸张的类型：那是一种普遍使用的中等质量的白色写作纸。上千家店铺均有销售。根据信封的大小，这种纸也有三种不同的型号。寄恐吓信的一定是个节俭的人，因为他选择了最小型号的纸。每张纸上都有一段打印的引文，在纸的顶部还有小的手绘图。这些小图有的是倒放的、盖子上有三个首字母 R. I. P 的棺材，有的是个骷髅图。由于这些图缺乏一定的绘画技巧，与其说是某种精确的标志，倒不如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图标。另外，图是用简单的线条修饰而成的，也就告诉了我们绘画人使用的工具是笔，确切地说，是黑头的圆珠笔。白纸与醒目的图标在乔治的手中来回交替，有的重新排序，就像是一些令人生厌的游戏中的

牌一样。用引文中的话说就是谋杀者的游戏。

引文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相似的，其语言自然而然会流入到阅读者的头脑中。因为这些台词常见于英国莎士比亚和约克本所写的死亡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的戏剧中。虽然这些引文有的被缩短、有的被添油加醋，但当现在寇蒂莉亚读这段文字时，还是觉得有文学怀旧的味道。引文的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莎士比亚的，而且是些精彩的部分。到目前为止最长的引文——寄信人怎能抵抗文学的魅力呢——是源于《针锋相对》中克罗蒂欧德悲痛的哭喊：

哎，除了死亡，我们不知道去哪里
躺在冰冷的障碍与腐烂中
这一敏感激烈的行为变成
控制的肉体，愉悦的精神
在汹涌的洪水中沐浴
或在厚密的冰上居住
被无形的风禁锢着
永无休止猛烈地吹遍
悬垂的世界

在最为疲倦和厌烦的世俗生活
寿命，疼痛，赤贫和监禁
可以躺在自然中的天堂
何惧死亡

很难把这么熟悉的一段文章定义为对个人的恐吓，而其它的引文看上去更令人紧张不安，似乎有一定的暗示意义，她想，是那位夫人做了什么该受惩罚的事还是感觉上的错误呢？

他一死百了
噢，你弱不禁风
是拥有诱人香气的美人

那是对你的一种思念和渴望
你可不可以从来都没有来过这个世界！

在插图的选择上，寄信人花费了一点儿心思。在骷髅上面还写着《哈姆雷特》剧中的几行字：

现在来我夫人的房间
让她浓妆艳抹一下
出于喜好她一定会来

下面的这一段话寇蒂莉亚认为应该是约翰·韦伯斯特写的，虽然她不能确定具体是哪部戏：

在此之前一直处于安逸中。
不知怎么生，也不知怎么死。
但是我有一样东西会让你惊讶，
会让你知道你的归宿在哪儿。

然而，即使是以一名女演员的敏感而言，她也会凭借极大的自以为是从这些内容相似的文章中曲解到其它的意思，并把它们同自身联系起来或是同对死亡的恐惧联系起来而毛骨悚然。寇蒂莉亚从桌子的抽屉中拿出一个新笔记本，问到：“这些恐吓信是怎么收到的？”

“大多数是通过邮局寄来的。相同的信封、相同的纸张以及相同的印刷体地址。我夫人并没有保留那些信封。少数的一些是在剧院或我们的伦敦公寓经人手传送过来的。还有一封信是她在出演《麦克白》时从化妆间的门缝下面塞进来的。开始收到的大概是六封，最终被毁掉了——在我看来这是最好的处理方式。我们现在共有二十三封。只有我的夫人能够记得住，我都在信的后面用铅笔按收到的顺序做了标记，还包括信是什么时候收到的，怎样收到的。”

“谢谢，这些都是很有用的信息。你的妻子演过很多莎士比亚的戏剧吗？”

“她在戏剧学院毕业，之后出演了一些平淡无奇的小角色，后来，成为马文

保留剧目轮演剧团的一员，已经有三年了。但近几年，她很少参加演出。”

“这些恐吓信的第一封——也就是她扔掉的那封——是在她演麦克白女角时收到的。那时候发生了什么？”

“收到的第一封信令她心烦意乱，但她并没有告诉任何人。尽管信的内容只是单纯的恶意。她说她不记得信上说的内容了，只记得有个棺材图案。紧接着就收到了第二封，第三封，第四封。在第三周的时候，我夫人的精神都快崩溃了，不得不通过提醒台词来演戏。一天是星期六，演第二场戏的时候她突然从舞台上跑了下来，不得不由替补演员接演下面的戏份。这绝对与自信心有关。如果你觉得你会忘记台词——我认为忘词是戏剧术语——那么你肯定会。一周后她又重返舞台，但接下来的六个星期对她也是一场场煎熬。从那以后，她又重新回到布莱顿的舞台，出演三十部谋杀谜案之一。剧中有天真少女巴蒂，男主角克里夫，所有男士都穿着法兰绒长裤在窗边的过道里来回穿梭。多有趣的事啊。这本不是她演的那类戏——她是个一流演员——但对中年女子来说是很少有机会演这样的戏的。越是好的女演员越是选择少的戏份，这是她们告诉我的。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第一封信是在这部戏开演的那天早上收到的，之后就以相同的间隔时间一直收到类似的信件。四周后，这部戏的公演结束了，恐吓信的内容可能和我妻子的表演有关，至少她是这么想的，我不太确定。这部戏的情节很无趣，可以说是胡编乱造。克莱丽莎之后再没有出演过任何角色，直到她接演了韦伯斯特戏剧《诺丁汉的白色魔王》中维多利亚还是什么的角色。”

“维多利亚·克罗本娜。”

“是这个名字吗？我在纽约呆了十天也没看到这部戏。可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该戏公演的第一天又收到一封恐吓信。这次我夫人到警察局报了案。这绝不再是开玩笑。警察局的人把信件拿走，仔细研究了一番，又把它们送了回来。虽然他们对我们表示同情，但也查不出任何线索。很显然，他们并没有以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些死亡恐吓信。他们认为如果真有人想要蓄意谋杀，他们会直接行动，不会仅仅是吓唬一下。凭良心说，我也是这样想的。然而，他们却发现了一些线索：我在纽约时收到的那封信是在雷明顿打印的。”

寇蒂莉亚说：“你还没有向我解释你为什么会找我帮你调查。”

“等会儿再说这个。这周末，我夫人要在一部业余戏剧《马尔菲公爵夫人》中饰演女主角。这部戏中的人物的穿着属于维多利亚时期。故事发生在利多赛

特海岸2英里的寇西岛。这个岛的主人，安布罗斯·戈瑞治，对维多利亚小剧院进行了重新翻修。这个小剧院曾是他的曾祖父一手建立的。我知道老先生曾重建过已倒塌的中世纪城堡，用它为威尔士王子及其夫人、女演员莉莉·兰特和那些靠业余演出自娱的人带去欢乐。我想，现在这个岛的主人正试着再次感受当年的辉煌。一年前，星期日晨报上曾有一篇文章对这个岛、城堡的重建和这个剧院进行过介绍。你可能也看过这篇文章。”

寇蒂莉亚实在是想不起来。她说：“你的意思是让我也去那个岛陪着罗尔斯顿夫人？”

“真希望是我自己到那陪她，但照目前的情况看是不可能了。我在西部有个不能错过的会议。我打算在星期五早晨和我夫人开车去斯皮茅斯，然后让她乘游艇离开。但需要有人陪着她。这场表演对她很重要。春天在西彻斯特有这部戏的重演。如果她能恢复自信心，就一定能够演好。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她认为这个周末还会收到恐吓信，也感觉到有人想在寇西岛谋害她。”

“她一定是有什么根据才这样想的。”

“她也无法解释是为什么，也没法惊动警方。这种推测也许不太合理，但这就是她感觉到的。她让我来找你。”

所以他才来找寇蒂莉亚。他的妻子想要什么他就为她争取什么吗？寇蒂莉亚再次问到：“乔治先生，你到底想雇我做些什么？”

“保护她，让她免受伤害。由你来接听所有给她打来的电话，接收信件。如果有机会的话，在她演出之前检查舞台背景。晚上的时候要随时准备待命，那是她精神最紧张的时候。对任何事情都要保持高度警惕，如果你够负责的话，希望你三天就能找出那个人。”

寇蒂莉亚还没来得及对他的明确指示作出回应，他再次露出了眉头紧锁的表情，错落的眉毛下面一脸困惑。

“你喜欢鸟类吗？”

此时，寇蒂莉亚也感到很迷惑。她想，除了那些受恐惧折磨的人，没有人会承认他们不喜欢鸟类。因为鸟类终究是生命脆弱旅程中最优美的组成部分。她想也许乔治先生是在变相地问，她是否能在一百五十英尺外辨认出一只沼泽地中的鸟。她略带谨慎地说：“对于不常见的品种我不太善于识别。”

“那太可惜了。这个岛是大英帝国最丰富的自然鸟类栖息地之一，还可能包

括很多私家喂养人手中才可能有的品种。这个岛几乎和波利海港的布朗海岛一样闻名。仔细想想还真是差不多。寇西岛有很多罕见的鸟类，包括蓝耳朵的雉科鸟，加拿大的雌鹅，黑色的滕鹬和蛎鹬。很可惜，你对这些不感兴趣。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我是说关于这个案子？”

寇蒂莉亚试探着说：“如果要我在那陪你夫人三天，难道不需要在做决定之前让她见见我吗？让她先对我产生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她还不认识我呢，我们以前从来没见过面。”

“不，你们见过面了。所以她才知道你是个可以信赖的人。上周你把福泰斯特家丢失的猫——它是叫所罗门吧——送回家的时候，她正在和福泰斯特夫人喝茶。很显然，你在三十分钟内就找到了它，那么相对应地，付给你的钱要少一些。福泰斯特夫人一心只想着她的猫。你即使要出三倍多的价钱也不会引起她的怀疑，可你却没有。这一点引起了我夫人的注意。”

寇蒂莉亚说：“我们要的价已经够高了。我们很需要钱，但我们是绝对诚实的。”

她想起了那间会客室。如果说女子气意味着柔和与奢华，那可以说那间房里充满了女子气息。一个错落有致、看起来很宜人的陈列室里放满了银边框的照片，在亚当式的壁炉前的矮桌上摆放着极度奢华的茶点，照例也在旁边摆满了各色鲜花。福泰斯特夫人只是象征性地把她的客人介绍给了寇蒂莉亚，语气中没有一丝愉悦，但她的声音因为所罗门的毛的阻碍变得模糊不清，寇蒂莉亚并没有听清她口中的名字。但她们彼此之间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位拜访者安静地坐在壁炉后面的手扶椅中，跷着腿，把戴有戒指的手放在扶椅上。寇蒂莉亚记得她有一头黄色的卷发，很高的前额，小巧丰满的嘴唇，一双明亮而深邃的眼睛和严重突起的眼睑。她好像为那个奢华的房间增添了一种神圣而有角度的优美感，带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气息。尽管她在戏剧的或不同寻常的角色中总是穿着绒毛革扮演角色。面对她的朋友半带微笑的表情，她庄重地点了一下头。尽管她安静地坐在那里，但也不是一片沉寂。

寇蒂莉亚说：“那时我不认识你的妻子，但我深深地记得她。”

“那你会接手这份工作吧？”

“是的，我会的。”

他毫无芥蒂地说：“这可要比找猫的工作好多了。福泰斯特夫人把你每天收